

詞和詞人

陳國治 王祥第 著



陳國治
王祥第 著

詞和詞人

源流出版社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版台業字第 一九一〇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詞和詞人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定價新台幣捌拾元正

著作者：陳國治 王祥第

出版者：源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泰順街二號十樓之二

電話：三三九一〇四五四

郵撥：一〇三二三一號

發行人：藍清

印刷所：源流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三三九二六四四三

目錄

第一章 詞的起源

- 一 中唐以前的宴樂.....一
- 二 詞的形成.....六
- 三 早期的民間詞.....一一
- 四 早期文人試作的詞.....一三

第二章 詞的體制

- 一 詞調.....一五
- 二 詞韻.....一九

第三章 唐五代詞人

- 一 溫庭筠.....二八
- 二 韋莊.....三二
- 三 馮延巳.....三四
- 四 李煜.....三八

第四章 北宋詞人

一 歐陽修	四五
二 柳永	四八
三 蘇軾	五四
四 秦觀 晏幾道	六二
五 周邦彥	六七
六 李清照	七一

第五章 南宋詞人

一 辛棄疾	八〇
二 姜夔	九〇
三 吳文英	九四
四 王沂孫 張炎	九八

第一章 詞的起源

一 中唐以前的宴樂

詞是唐代中期新起來的歌曲，與音樂的關係極其密切；初時叫做「曲子詞」，省稱為詞。要知道詞是怎樣起來的，我們應該先知道一些中唐（注）以前的音樂變動情形。北宋學者沈括說：

唐天寶十三載（公元七五四年）以先王之樂為雅樂，前世新聲為清樂，合胡部者為宴樂。

——「夢溪筆談」卷五

這段話明白地指出唐代的音樂包括三個部分，就是先王的雅樂，前世的清樂及當代的宴樂。雅樂是秦代以前的古樂，配合雅樂的歌詞就是「詩經」裏的詩；清樂是漢魏六朝的音樂，配合清樂的歌詞就是漢代以來的樂府詩；宴樂是西域傳來的，隋唐時代通行的音樂，這種音樂自公元四世紀起陸續從印度中亞經新疆甘肅傳入中原，因為常用於宴會上所以叫做宴樂（或寫做「燕樂」、「讌樂」，意義都一樣），配合宴樂的歌詞就是「曲子詞」，也就

是詞。

沈括所說的唐代三種音樂，並不是同樣盛行的。雅樂和清樂在唐代說來都是前代的音樂，引不起時人的愛好，僅勉強保存一部分在國家的音樂機構裏；只有宴樂一種可以代表時代，在唐代公私宴唱中大量地流行。

宴樂的來源，如上文所說，來自印度與中亞，但這只說它的主要來源。它還有一個來源就是當時的民間歌曲，這是散佈在各地的地方音樂，樂工採入音樂機構（這個機構當時叫做「教坊」），也成為宴樂的一部分。「舊唐書」卷三十的「音樂志」上說：「自開元（公元七一二年起）以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胡夷之曲」指西域傳來的音樂，「里巷之曲」便是當時民間的音樂，這兩者便是唐代新聲即宴樂的來源。

唐代的宴樂曲名很多，唐玄宗時崔令欽作「教坊記」一書，詳細地把曲名記載下來，一共有三百二十四個。從這些曲名中，我們可以看出唐代宴樂受胡曲影響之深。其次是里巷之曲，再次是樂工依新聲而成的自製曲。崔氏記的曲名如下：

獻天花	和風柳	美唐風	透碧空	巫山女	度江春	衆仙樂	大定樂	龍飛樂
慶雲樂	繞殿樂	泛舟樂	拋毬樂	清平樂	放鷹樂	夜半樂	破陣樂	還京樂
天下樂	同心樂	賀聖朝	奉聖樂	千秋樂	泛龍樂	泛玉池	春光好	迎春花

鳳樓春	負陽春	帝台春	繞池春	滿園春	長命女	武媚娘	杜韋娘	柳青娘
楊柳枝	柳含烟	替楊柳	倒垂柳	浣溪沙	浪淘沙	撒金沙	紗牕恨	金篴嶺
隔簾聽	恨無媒	望梅花	望江南	好郎君	想夫憐	別趙十	憶趙十	念家山
紅羅襖	烏夜啼	牆頭花	摘得新	北門西	賣羊頭	河瀆神	二郎神	醉鄉遊
醉花間	燈下見	醉思鄉	太邊郵	太女星	剪春羅	會佳賓	當庭月	思帝鄉
歸國謠	感皇恩	戀皇恩	皇帝感	戀情深	憶漢月	憶先皇	聖無憂	定風波
木蘭花	更漏長	菩薩蠻	破南蠻	八拍蠻	芳草洞	守陵宮	臨江仙	虞美人
映山紅	獻忠心	臥沙堆	怨黃沙	遐方怨	怨胡天	送征衣	送行人	望梅愁
阮郎迷	牧羊怨	掃市舞	鳳歸雲	羅裙帶	同心結	一捻鹽	阿也黃	刼家鷄
綠頭鴨	下水船	留客住	離別難	喜長新	羌心怨	女王國	繚踏歌	天外間
賀皇化	五雲仙	滿堂花	南天竺	定西番	荷葉杯	感庭秋	月遮樓	感恩多
長相思	西江月	拜新月	上行杯	團亂旋	喜春鶯	大獻壽	鵲踏枝	萬年歡
曲玉管	傾杯樂	謁金門	巫山一段雲	望月婆羅門	後庭花	西河獅子		
西河劍器	怨陵三台	儒士謁金門	武士朝金闕	摻工不下	麥秀兩歧	金雀兒		
澹水吟	玉搔頭	鸚鵡杯	路逢花	初漏滿	相見歡	蘇幕遮	遊春苑	黃鐘樂

涼州	薄媚	賀聖樂	伊州	甘州	泛龍舟	采桑	千秋樂	霓裳	玉樹後庭花
訴衷情	折紅蓮	征步郎	洞仙歌	太平樂	長慶樂	喜回鑾	漁父引	喜秋天	
大郎神	胡渭州	夢江南	濮陽女	靜戎烟	三台	上韻	中韻	下韻	普恩光
戀情歡	楊下采桑	大酺樂	合羅縫	蘇合香	山鷓鴣	七星管	醉公子	朝天樂	
木筴	看月宮	宮人怨	嘆疆場	拂霓裳	駐征遊	泛濤溪	胡相問	廣陵散	
帝歸京	喜還京	遊春夢	柘枝引	留君錯	如意娘	黃羊兒	蘭陵王	小秦王	
花黃發	大明樂	望遠行	思友人	唐四姐	放鶻樂	鎮西樂	金殿樂	南歌子	
八拍子	魚歌子	七夕子	十拍子	措大子	風流子	吳吟子	生查子	胡醉子	
山花子	水仙子	綠銅子	金錢子	竹枝子	天仙子	赤棗子	千秋子	心事子	
蝴蝶子	沙磧子	酒泉子	迷神子	得蓮子	劉碓子	麻婆子	紅娘子	甘州子	
歷刺子	鎮西子	北庭子	采蓮子	破陣子	劍器子	獅子	女冠子	仙鶴子	
穆護子	贊普子	番將子	回戈子	帶竿子	摸魚子	南鄉子	大呂子	南浦子	
撥棹子	河滿子	曹大子	引角子	隊踏子	水沽子	化生子	金娥子	捨麥子	
多利子	毗砂子	上元子	西溪子	劍閣子	嵇琴子	莫壁子	胡攢子	唧唧子	
翫花子	西國朝天	踏金蓮	(以上是大曲，大曲是由許多章樂曲構成的)						
			綠	腰					

伴侶 雨霖鈴 柘枝 胡僧破 平翻 相馳過 呂太后 突厥三台 大寶 一斗鹽
羊頭神 大姊 舞大姊 急月記 斷弓弦 碧霄吟 穿心蠻 羅步底 回波樂
千春樂 龜茲樂 醉渾脫 映山雞 吳破 四會子 安公子 舞春風 迎春風
看江波 寒雁子 又中春 翫中秋 迎仙客 同心結

這三百二十四個曲，大多數是胡曲，這是從名稱上就可看出來的，如獻天花、美唐風、阿也黃、穆護子、贊普子、龜茲樂等等，少數是當時里巷新聲，如竹枝、楊柳枝、浪淘沙、夢江南、三台等等，還有就是教坊樂工採納胡曲加以融會貫通，用胡曲的樂器（主要是琵琶和笛子，兩者都是外國傳來的），自製新譜，如安公子、離別難、夜半樂、雨霖鈴、還京樂等，根據唐代人段安節編的「樂府雜錄」中所說都是隋唐時代樂工自製的新曲。

〔注〕 宋以後的文學史家，通常把唐代的詩歌的發展分爲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時期。初唐九十五年（自公元六一八——七二二年），盛唐五十三年（公元七二三——七六五年），中唐七十年（公元七六六——八三五年），晚唐七十一年（公元八三六——九〇六年）。本章中提到的「盛唐」「中唐」「晚唐」大體上也是指這些時期。

二 詞的形成

詞的句式是長短不齊的，這是因爲要配合音樂的緣故。但是從盛唐到中唐配合宴樂樂曲來唱的歌詞，仍然是唐代通行的句式，整齊的五言詩和七言詩。現在舉當時的事例三則如下：

(一) 唐薛用弱「集異記」記「王渙之」一條說：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當時皇帝的劇團）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台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

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下里巴人）（這是古代人所說的平庸的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這是古代所說的動人的歌）之曲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如果）是我詩，子等當須拜床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即擲擲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二）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卷十「李嶠」條：

「李嶠『汾陰行』（這是一首七言古詩，共數十句，最後四句是『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飛。』）……天寶末（天寶是唐明皇即玄宗的年號，末年是公元七五五），明皇乘春登勤政樓，令梨園弟子歌數闕，有唱至『富貴榮華能幾時』以下四句，帝春秋衰邁，問誰詩，或附李嶠，因淒然涕下。遽起曰：『嶠真才子也！』及其年幸蜀，登白衛嶺，覽眺良久，又歌是詞，復曰：『嶠誠才子也！』……」（三）「唐詩紀事」卷四十九「騰邁」條：

「湖州崔弼言郎中，初爲越副戎，宴席中有周德華者，劉采春女，善歌『楊柳枝』

詞，所唱七八篇皆名流之詠。騰邁郎中一首云：『三條陌上拂金羈，萬里橋邊映酒旗。此日令人腸欲斷，不堪將入笛中吹。』賀知章祕監一首云：『碧玉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條。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楊巨源員外一首云：『江邊楊柳麴塵絲，立馬憑君折一枝。唯有春風最應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劉禹錫尙書一首云：『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到今朝。』韓琮舍人二首云：『枝裊芳腰葉鬥眉，春來無處不如絲。灞陵原上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又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那堪更想千年後，誰見楊花入漢宮。』」

上舉的例子足以證明唐代的樂工歌女取當時名家的詩入歌曲是常有的事了。

但是，唱的歌詞是整齊的詞句，用的曲調却是當時流行的參差婉轉的宴樂曲詞，那麼怎樣配合法呢？宋人蔡寬夫的「詩話」說：「大抵唐人歌曲本不隨聲爲長短句，多是五言或七言詩，歌者取其辭，與和聲相疊成音耳。予有古「涼州」「伊州」辭與今遍數悉同，而皆絕句也。豈非當時人之辭，爲一時所稱者，皆爲歌人窃取，播之曲調乎？」可見字句整齊的五七言詩的唱法，全靠在其中插入和聲。用和聲來唱詩的例子現在還可以看到，如唐人皇甫松作的「採蓮子」和「竹枝詞」。

採蓮子

萋萋香連十頃陂（舉棹），小姑貪戲採蓮遲（年少）。晚來弄水船頭濕（舉棹），更脫紅裙裹鴨兒（年少）。

紅動湖光灩澦秋（舉棹），貪看年少信紅流（年少）。無端隔水拋蓮子（舉棹），遙被人知半日羞（年少）。

竹枝詞

門前春水（竹枝）白蘋花（女兒），岸上無人（竹枝）小艇斜（女兒）。商女經過（竹枝）江欲暮（女兒），散拋殘食（竹枝）飼神鴉（女兒）。

亂繩千結（竹枝）絆人深（女兒），越羅萬丈（竹枝）表長尋（女兒）。楊柳在身（竹枝）垂意緒（女兒），藕花落盡（竹枝）見蓮心（女兒）。

「採蓮子」和「竹枝詞」是唐代教坊裏的曲名，原詞都是七言絕句詩。「採蓮子」每句末加上「舉棹」「年少」；「竹枝詞」每句句中加「竹枝」，句末加「女兒」，這些就是「和聲」。歌唱這些詞時要插入這些和聲，才能跟曲拍相合。不過盛唐文人即使做了一些宴樂的樂詞，也並沒有把和聲是什麼明白地寫出（因為和聲只是一種聲音），所以看起來仍然是整齊的詩句。現在舉三個盛唐人所作的宴樂樂詞各一首如下：

蘇摩遮

張說

繡裝帕額寶花冠，夷歌妓舞借人看。自能激水成陰氣，不慮今年寒不寒。

清平調

李白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台下逢。

欸乃曲

元結

千里楓林烟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機諧聽曲中意，好似雲山韶濩音。

「蘇摩遮」是唐時宴樂中的舞曲詞，（舞時以水相撥），張說作「蘇摩遮」共五首，在題目下注明說：「其和聲云『億歲樂』。」這是題中注明和聲的。李白的「清平調」，唐人記載說是在宮中做給樂隊唱的，唐明皇還親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更非有和聲不可。元結的「欸乃曲」是自製曲，他自己說是春水行舟不進時作給舟子歌唱的，雖是七言詩，宋朝人已指出「欸（音哀）乃」是「於歌聲之外別出一聲，以互相其歌」。這就是說「欸乃」是和聲。這些例子說明盛唐人整齊的詩要跟當時樂曲相合，可以歌唱，一定要加入和聲，否則整整齊齊的五言詩七言詩是太呆板的。

用和聲把詩唱成宴樂歌詞，可以說是詞的形成第一步。但是整齊的五七言詩，究竟不

能與參差的樂調完全相合，於是樂工們便試着依宴樂樂譜的節拍自製長短句的歌詞。這些歌詞，出自教坊樂工之手，語句雖然粗糙些，却是活潑的，完全合樂的，真正的詞。

三 早期的民間詞

一九〇七年在甘肅省敦煌千佛洞石室發現的寫本雜曲子一百五六十首，就是唐代歌女樂工自製的宴樂歌詞的代表。這些歌詞的曲調名絕大部分爲崔令欽「教坊記」中所記的曲名，詞句又「樸拙可喜」的多，可以說是早期的民間詞。現在鈔錄四首在下面。

望江南

天上月，遙望似一團銀，夜久更闌風漸緊，爲奴吹散月邊雲，照見負心人。

長相思

哀客在江西，寂寞自家知。塵土滿面上，終日被人欺。朝朝立在市門西，風吹淚口雙垂，遙望家鄉長短，此是貧不歸。

鵲踏枝

叵耐鸞鵲多滿語，送喜何曾有憑據。幾度飛來活捉取，鎖上金籠休共語。「比擬好心來送喜，誰知鎖我在金籠裏。欲他征夫早歸來，驢身却放我向青雲裏。」

拋毬樂

寶髻釵橫墜鬟斜，殊容絕勝上陽光。蛾眉不掃天生綠，蓮臉能勻似朝霞。無端畧入後園看，羞煞亭中數樹花。

「望江南」寫的是月亮，主意却是借月色寫出那個女子對於情人的想念。「長相思」寫的是貧士落魄在外地的痛苦，轉到思家的痛苦。這兩首詞都寫得明白，却都有一層曲折的意思。「鵲踏枝」寫得更有意思，上半寫少婦憎怪喜鵲報喜信（丈夫回家的消息）不實，把牠捉住放在籠裏；下半寫喜鵲對少婦說話：「我好心來報信，你却捉住我！」又說：「她想起丈夫在外，也像被人捉住一樣，就轉身把我放了。」這樣寫出少婦懷念征夫之情，非常真切，也富於想像。「拋毬樂」前四句寫一個女子容貌和裝飾非常漂亮；後兩句寫她偶然走到後花園，連園中許多美麗的花朵都覺得自愧不如，襯托出這個女子實在是無比的美麗。這種寫法既自然又生動，使人不能不驚佩民間詞的表達能力。後來宋代詩人文同有兩句詩說：「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大為歐陽修所賞，但比起這首「拋毬樂」來還有天然與做作之別；宋以後的濫調文人寫美女不肯自造新句，只說什麼「閉月羞花之貌」，便令人覺得十分可厭了。

還有值得注意的是敦煌發現的民間詞，句式並未十分定型，體制不像後來的詞那樣